



阳早之子阳和平：

## 永远怀念毛泽东时代

**Yang Heping: Cherish the Memory of Mao Zedong Time Forever**

撰文/杨梅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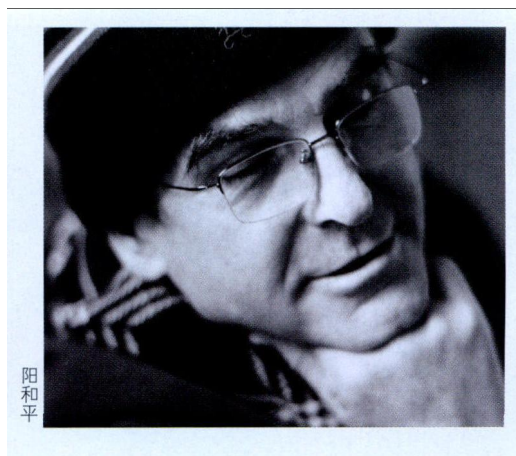
“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大环境没了。”“How lucky are people in my parents' time, for in the time of Mao Zedong individual could put all his heart for the 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rather than being agitated for interpersonal affairs, however, this could never happen at present.”



对于阳和平而言，最让他怀念的就是那个人人平等的毛泽东时代，永远存在他的记忆中。也正是如此，才令他面对今天的拜金社会和信仰虚无的现象而深感痛苦。图片/FOTOE



“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从美国回到了中国。他说，回来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美国人喜欢看的电视，喜欢开的玩笑，他却觉得没意思，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



去年见阳和平，赶上他住在沙河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后来阳和平告诉记者，他已经不住在沙河农场，搬到了任教的大学附近，租房住。

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偶尔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倒是全看了。

## 美国父母来中国找出路

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三个子女，其中阳和平是长子。关于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母亲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寒春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个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核物理方面进行钻研的科学家（与杨振宁同学），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自此，夫妇二人一生与农场和养牛结下不解之缘：改造进口的苏联农具，利用风车设计挤奶设备，研制弹性无毒橡胶，甚至七十多岁从头开始研究

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农场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种……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母亲的追思会上，阳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静和理性。他的发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号”，“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大环境没了。”

## 那个年代是真正的人人平等

文革爆发时，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厉害”。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来到北京红星工厂。第一年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股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他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

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采访中，阳和平有过几次哽咽，但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在说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怀念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待在曾经的光华工厂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通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的一种平等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 受不了“美帝国主义”那套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十分曲折。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八十年代初，阳



### 阳早 SID ENGST (左)

美籍农业专家

1918年出生于美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等高校学习农牧专业。1946年受中国革命的影响来华工作,到延安从事农具改革和畜牧业技术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畜牧业技术和英文编辑工作。1982年任原机械工业部顾问。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外国老专家”。

### 寒春 JOAN HINTON (中)

美籍农业专家

1921年生于美国芝加哥,核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1948年3月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中国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1972年,夫妻二人主动提出调到北京市红星公社,从事农业机械改良和奶牛饲养机械化工作。

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21岁那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七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是在那时,他经历了信仰危机,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很让他愤怒,“黑煤窑、黑砖

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回来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这才是特别难的。他们喜欢看的电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他却觉得没意思,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在美国有什么意义呢?阳和平问自己,“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儿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他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

### 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

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

阳和平不讨厌这份工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阳和平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知音者乏,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整个三十年。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

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